

寡人 无疾

祈祷君

著

G U A R E N W U J I



当红言情作者祈祷君
继《木兰无长兄》后又一力作

晋江古言巅峰作品

7亿积分，3万书评，3万收藏，创造全网0差评奇迹！

一条荆棘遍布的帝王之路，一场跨越时空的千古绝恋
内附网络版未公开全新番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寡人 | 无疾

祈祷君

著

G U A R E N W U J I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寡人无疾 / 祈祷君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11
ISBN 978-7-5500-2034-4

I. ①寡… II. ①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0401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寡人无疾
作 者 祈祷君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
印 张 19.7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034-4
定 价 35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415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第一章 神仙？妖怪？ / 001

第二章 姚霁？瑶姬？ / 005

第三章 发疯？发病？ / 009

第四章 晦气？运气？ / 013

第五章 预言？诅咒？ / 017

第六章 是龙？是虫？ / 022

第七章 有事？没事？ / 026

第八章 无势？有势？ / 030

第九章 菩萨？恶鬼？ / 034

第十章 历史？真相？ / 039

第十一章 昭帝？招弟？ / 043

第十二章 整死？累死？ / 047

第十三章 明拒？婉拒？ / 051

第十四章 男人？女人？ / 055

第十五章 有用？没用？ / 0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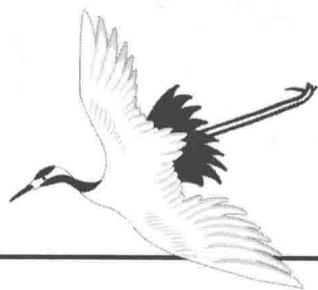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章 妖姬？幺鸡？ / 064

第十七章 美人？大婶？ / 068

第十八章 好人？坏人？ / 072

第十九章 是滚？是爬？ / 075

第二十章 扎辫？披发？ / 079



第二十一章 真脏？假脏？ / 081
第二十二章 午宴？鸿门宴？ / 085
第二十三章 是生？是死？ / 089
第二十四章 身累？心累？ / 094
第二十五章 旁观？伸手？ / 099
第二十六章 有家？无家？ / 104
第二十七章 暖炉？肉包？ / 114
第二十八章 小人物？大人物？ / 120
第二十九章 有钱？没钱？ / 125
第三十章 师父？师母？ / 130

第三十一章 高人？骗子？ / 136
第三十二章 帅哥？毛孩？ / 142
第三十三章 机缘？孽缘？ / 148
第三十四章 收徒？拜师？ / 156
第三十五章 大事？小事？ / 162
第三十六章 一辈子？一被子？ / 167
第三十七章 傻子？恶鬼？ / 177
第三十八章 故人？亲人？ / 188
第三十九章 警惕？放松？ / 198
第四十章 神人？谋士？ / 204



第四十一章 白月光？红玫瑰？ / 208

第四十二章 杀人？被杀？ / 215

第四十三章 情郎？仇敌？ / 219

第四十四章 兔子？野兽？ / 225

第四十五章 生病？治愈？ / 229

第四十六章 痞子？先生？ / 234

第四十七章 仁心？士气？ / 239

第四十八章 分析？投卷？ / 243

第四十九章 危机？转机？ / 248

第五十章 你上？我上？ / 256

第五十一章 决断？慈悲？ / 262

第五十二章 姑姑？婆婆？ / 268

第五十三章 仇恨？宽恕？ / 275

第五十四章 傲娇？洁癖？ / 280

第五十五章 兄友？弟恭？ / 284

番外一 孟太医 / 291

番外二 冷宫之初遇 / 305

第一章

神仙？妖怪？

冬天是刘凌最憎恨的季节。

在这座宫中，有母亲的皇子冬天总是过得很好，他们有新的冬衣和摸上去毛茸茸的毛裘，他们的宫室里总是有一天到晚都在燃烧的银霜炭，从来感受不到严寒的残酷。

这一切，让他们回想起自己度过的冬天时，眼前浮现的都是一片温暖的、柔和的、充满着慵懒之意的景象。但对于刘凌来说，皇子的地位并不能给他带来保障，反倒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。

破败的宫室、沉默的宫人和永远不够用的炭火，以及已经不暖和了甚至还短上一截的冬衣，都让刘凌坐在宫室中时，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地死去。

所以到了冬天，人人都恨不得窝在殿中不出去。只有刘凌会在如刀一般的寒风中离开住处，去冷宫附近闲逛，至少走起路来的时候，人是暖和的。

今年他五岁了，开完年，他就要进东宫的书房和大皇子、二皇子一起开蒙，可他一点都不想去，多年来像老鼠一般度日，他本能地不想面对一切，哪怕大皇子有着“素有雅量”的名声，也无法使他放松下来。

而今天，是他母亲的忌日。很多人都以为他母亲死时他年纪小，应该是记不得了，但没有人知道他不但记事早，还过目不忘。

他的母亲——那个身份低微的采女，至死也不过得了个才人的位分。临死时，她最放不下的就是他，她的口中呼唤着他的名字，她的眼睛凝视着他，一直到咽气都不肯移开。

宫里没有人会祭拜她，刘凌也不知道她葬在哪里，但他不能忘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他都会悄悄溜到离冷宫不远的“祭天坛”，在祭天坛上为母亲磕几个头，权当是祭母。

今年的忌日出乎意料的温暖，担心自己会受冻的刘凌看了看天空中的暖阳，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快步地穿过冷宫的小道，朝更西边的祭天坛走去。

就像去年所做的一样，刘凌艰难地爬上对他来说很高的台阶，正准备向着天空叩拜下去……异象突然发生了。

只见天空中的太阳陡然钻入云层之中，祭天坛的中心发出让人无法直视的光芒，就像是从天上伸出了一把能劈开一切的光剑似的，在光芒绽放之后，从天空到祭天坛的中心，正以肉眼可见的程度扭曲着。

一个五岁的孩子哪里见过这种天地变化的场景？恐怕就连他的长辈见到这样的情景都要被吓得魂飞魄散。

刘凌被吓得当场跌坐于地，屁股拼命地往后挪。

天地刚生异变时，刘凌还以为是母亲显灵，强压住心中的恐惧看了片刻，他发现光芒越来越盛，扭曲的地方越来越大，眼见着连他都要被包进去了，心中的恐惧终于战胜了对母亲的思念。

“啊！”

刘凌大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逃到了祭天坛的地下一层，在一个角落里抱着头蹲下，整个人蜷成了一团，无尽的恐惧使他小小的身子抖得犹如筛糠一般，粉妆玉琢的小脸也苍白得可怜。

就在刘凌自己吓自己，惊慌失措得快要晕倒时，祭天坛上传来了嘈杂声，但嘈杂声很快就被其他声音压了下去。

“请大家稍微等一等，我清点下人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十二，对了！”

婉转动听的声音径直传入刘凌耳中，这声音是如此温柔，犹如风拂杨柳般，他的恐惧刹那间减弱了大半，转而浮上心头的，是深深的疑惑。

宫中守卫森严，祭天坛虽多年废弃不用，但因为有些宫道通往外面，除冷宫方向外，都是层层把守，这些人到底是哪里来的？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

想到刚才天地生出的异象，刘凌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“我们这次一共来了十二个人，降临的时间是‘两国争霸’时期的代国，地点是位于代国京城‘临仙’的皇宫祭天坛。请这边走，小心台阶……”

低回轻柔的声音响起，刘凌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这样胆大包天的人，说不定直接被杀了！”刘凌捂住自己口鼻的双手，顿时压

得更狠了。

好在这群人越走越远，没有一个人回头去看空荡一片的祭天坛。刘凌躲在离台阶很远的偏僻处，加之身量又小，只要不站起身来大喊大叫，就不会暴露行藏。

“姚博士，这和虚拟场景没有什么区别，你就要我们投资这个？”一个略微尖细的男人声音响了起来，“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为什么你们失败了这么多次？”

小到微不可闻的声音随风飘入刘凌耳中，这是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。随着他们越走越远，刘凌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足够远的距离让刘凌产生了一丝勇气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悄悄地伸出头，透过祭天坛之间雕琢的孔洞观察着前方。

“廖先生，这不是虚拟场景，这是真正的历史，是通过我们精确的数据完美推演和重现出的过去。”那女人似乎对这样的疑问回答得很熟练了，语气中半点不满的情绪都没有，“如果‘希望’项目能够成功，在考古学、人类学和其他学科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您之前说的失败，是因为支持整个‘人类’推演产生的数据太过庞大，加速模块和分析数值的矩阵消耗过快，无法支撑。寻求你们的投资，也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更精确、更高效的矩阵与加速模块。”

因为离得远，居高临下的刘凌只能看见靠近祭天坛地面的位置，一群人在那里站定住了，似乎在议论着什么。可这一群人，却把刘凌吓了一跳。

他们之中，竟有不少人顶着红头发、紫头发和蓝头发以及绿头发，加上他们奇怪的、完全不似汉人的打扮，刘凌以为自己看到了群魔乱舞。而仅有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披散着黑色的头发，头上戴着繁复的头饰，穿着华美的宫装，看起来十分正常；另一个，却在这三九寒冬露出一截腰肢，手臂和大腿全部露在外面，脚下蹬着一双像是踩高跷一般的鞋子。

还好，还好，还有个正常的。只是那黑头发的女人，穿着打扮比皇后和贵妃还华丽，她不怕被袁贵妃发现，给她定个“僭越”之罪吗？

不知为何，刘凌的眼睛像是被吸引住了一样，注视着宫装女人的背影，一刻也不能移开。也许正是因为她敢在宫中凌驾于最有权势的两个女人之上，因此他对她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“崇拜”，所以刘凌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好奇心。

“你到底要让我们看什么？这里的人不会发现我们吗？”红头发、露大腿的“女妖怪”看了看四周，好奇地问队伍里的宫装女人。

“来看历史，属于我们过去的历史。”背对着刘凌的宫装女人，带着自豪的语气向

她解释，“通过历史的完全重现，我们能够寄希望于属于我们的未来。只要加速模块能持续运行下去，终有一天，未来可以像现在这样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。”

“你问这里的人会不会发现我们，史密斯小姐，这里可不是虚拟游戏，我们现在是‘叠加状态’，这里的生命体不会发现我们。相对地，我们和这里的生命体也无法进行接触、沟通以及其他互动，这是为了保证绝对不干扰数据的自行演变……”宫装女人领着一大群“妖怪”，一步一步走下台阶，渐渐地走远了，只留下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的祭天坛。

第二章

姚霁？瑶姬？

在代国，一直有个人人耳熟能详的传说，那就是代国开国皇帝刘志“遇仙人而得天命”的故事。

前朝末年，皇帝昏聩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各地纷纷揭竿起义。代州刺史刘志出身代州大族，性格刚烈，因父亲被昏君无故处死，终于怒而举兵，最终带领各处义军，一举攻破了前朝都城平章。

刘志破平章后，原本想要在平章登基，却在前往代州祭祖的途中路遇“仙人下凡”，仙人下凡时发出的神光让刘志甚至睁不开眼睛，所有随行的部将和属下却都看不见这些“仙人”，认为刘志眼花了。

刘志是个性格非常坚毅的人，说得难听点就是“固执”，代国几任皇帝似乎都遗传了这个性格。当年刘志执意认为自己在代州“遇仙”是天命的象征，他从代州成功起义便是最大的昭示。所以自以为得“仙人所授”的刘志，委托道家的魁首勘测此地，想要知道此地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才使得仙人下凡。

结果这位魁首一勘风水，发现此地山川纵横，又据太河之险，八面环山，五水相绕，藏风聚气，十分适合建都，正是建造帝宅最好的位置。

开国皇帝刘志遂在此地建立了新城，名为“临仙”，并在仙人下凡的地方设立了“祭天坛”，以祭天坛为中心建造了皇宫。

刘志建城完毕后，开始推崇道教，自己也做了道家的在家居士，道号“帝宸子”。晚年更是炼丹修仙，以“升天”为目标，最后还莫名地死在了祭天坛。

正因为如此，祭天坛后来废弃不用，皇家祭天都去城外新设的“天坛”。太祖原本是个简朴务实的帝王，当初建造的皇宫规模不大，随着代国渐渐强盛，皇宫也不够用了，几经扩建，祭天坛也不再是皇宫的中心，而成为扩张后的一块无人之地。

所以当刘凌看见一群人从祭天坛走下来时，他最先感受到的自然是害怕。可当这一群人走远，刘凌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小的时候奶娘哄他睡觉时所说的这个故事。

由于此处是代国的皇宫，身处皇室的奶娘，她说起这个故事，自然不会说“旁边的人都没有看见”“固执的太祖最终死在祭天坛”云云，而是以“只有天命之人得见”和“太祖最终在祭天坛升天”来代替。

正是因为这样的传说，刘凌渐渐压抑住了心中的恐惧。他擦干眼泪，小心翼翼地 从祭天坛上爬下来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一般，尾随着那群人。

他人小腿短，而那些奇形怪状之人各个身材高大，走起路来悄然无声，大有传说中仙人施展“凌波微步”之感。他已经尽力快跑了，可还是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以及他们那些匪夷所思的举动。

“这就是戈？以前只在博物馆里见过……”一个蓝色短发男子凑近某个宫卫，下意识地伸长脖子去看。

“队长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奇怪？”持戈而行的宫卫有些不自在地顿了顿足，扭头望向为首的领队道，“我怎么老感觉有人在看我。”

他这一顿足，蓝色短发男子本应立刻和他撞个满怀，可在不远处的刘凌眼里，短发男子和持戈而行的宫卫却“融合”在了一起，像是交叠在一块儿的游魂，又像是碰撞在一起的水珠。

刘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揪住了胸口的衣襟。

宫卫当然没有找到答案，所以继续持戈而行，从那短发男子的身体中“穿”过，向既定的巡逻路线走去。

不仅是远处尾随的刘凌，就连那群人也露出颇为“奇妙”的神色，他们怔怔地看着被人“穿”过的蓝色短发男子。

“原来这就是‘叠加状态’，让我想到了‘量子态叠加’……”戴眼镜的某个灰发中年男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点了点头，“姚博士，真的完全不会干扰到他们吗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之前失败过太多次，研究人员怀疑‘观察者’的降临也许会产生某种未知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尽量不直接进入，而是采取‘叠加状态’，从以前的经验来看，是毫无干扰的。”穿宫装的姚霁做出肯定的答复。

“要不是项目没钱了，何必带你们一日游。我好歹也是历史学博士，沦为导游已经够惨了，来的大部分人还是不够分量的投资人，只是富二代、富三代……”

姚霁看着前方斗拱交错的巍峨宫殿，心中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“我想看看后宫里那些妃子的日常生活……”红发女子露出期待的表情看向姚霁。

“我想看看上朝的大殿，还有皇帝办公的地方。我最近正在装修办公室……”灰发男子提出自己的要求。

走了一段路，已经开始放松的“游客”们，立刻七嘴八舌地将宫装女人围成一团，提出各自的要求。

这个时候，刘凌已经装成一个普通的小孩子，走到距离他们足够近的地方，躲到一棵大树后面，蹲在地上装作清理“落叶”。

通过刚才那个宫卫的表现，刘凌发现宫里的人都看不见他们，他们却能看见宫中的一切，还能像游魂一样从人们身上“穿”过去。

就在他一边抓着落叶，一边用余光打量那群人时，被众人围成一团的宫装女人不知做了什么，旁边的那群人突然都停住不再动弹，就像是被人瞬间定格一般，摆出了各种各样搞笑的姿势。

“仙术！”刘凌心中大喊一声，手中的落叶簌簌地落了一地。只见宫装女人从那群人中“脱围而出”，露出了她的真容。

因为缺乏教导，刘凌还不识几个字，也不会用美妙的句子来形容别人。可就刘凌余光扫视到的容貌，已经是他平生仅见的美貌。他不是没见过美人儿，他虽然是最尴尬的皇子，但母亲在世时的每年除夕夜，他好歹也在宫中见过“父皇”和“母后”，还有他们身边那群形形色色的妃子，可即使这些人加在一起，也抵不上这位美人儿的一根手指。

只见施展了“仙术”的宫装女人也不见做何动作，被“定格”的诸人突然又开始能够活动，刘凌露出了一副迷茫的表情。

笑吟吟的宫装女人见他们恢复了平静，这才微微颌首，开口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的要求了，但是每个人都在说话，我反倒听不见任何声音。临仙的皇宫虽然很大，但我们有一天时间，所以先从离我们最近的后宫开始参观，如何？”

“姚博士，一天时间真的够吗？”蓝色短发男子看了看天色问道。

“喊我姚霁就好，大家现在也算熟悉了，不必那么客气。”明眸善睐的宫装女人粲然一笑，神秘地眨了眨眼道，“关于时间问题，我肯定能解决。”

那群人的表情开始变得兴奋，自称“姚霁”的宫装女人轻车熟路地指引道路，刘

凌悄悄地从高大的树干后伸出脑袋，见他们一路“穿”过不少宫人，就这样朝远处后宫的方向走去。沿路没有一个宫人表现出不对劲的样子，也没有人停下脚步。

刘凌站起身想要再追，肩膀却被人用力按住。

“你是哪个宫里的小兔崽……三殿下？”穿绿衣的老宦官看到想要在宫中乱跑的人是住在冷宫的三皇子，他错愕地眨了眨眼，却没有松手。

“你放开我！”刘凌被抓得生疼，单薄的衣衫挡不住宫人的力道，肩膀一阵阵发紧，他的眼泪被硬生生地逼了出来。

“请殿下恕罪。”老宦官立刻跪下，给身边那两个小宦官使了个眼色，“但是这里已经离开静安宫的范围了，殿下莫要乱跑，要是被上面知道了，老奴也是要受责罚的。成安，成平，把三殿下送回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们……你们放开我！”刘凌胸中的急切和愤怒融合在一起，化成了一腔不甘，他一边死命地挣扎，一边不停地回头眺望。宫门边，那个披罗衣、戴华胜的背影已经渐渐远去，可那些零星的句子像是惊醒了某个隐藏在他心中的怪兽一般，让他已经死寂的心又燃烧了起来。

“引导者？一听就是仙人们的头领！”

“瑶姬！她叫瑶姬！”

“我能看到他们，我和太祖一样能看见仙人！我一定还能再见到他们！”

第三章

发疯？发病？

静安宫，其实是俗称西宫的庞大宫殿群，它是建国之初用来安置后宫妃嫔的地方，仅仅静安宫，就有七座殿室。然而，随着皇宫一次又一次扩建，新的太极宫建在了新皇宫的东边，致使皇宫的中心全部移往东边，加之静安宫安置的都是老迈的无子太妃和不受宠的后宫妃子，几代过去后，宫人只要提起静安宫，都恨不得以冷宫来代替。而被分配到静安宫居住的妃子，几乎就和“打入冷宫”没有什么区别，只要是去静安宫的，无不如丧考妣。

三皇子刘凌就在静安宫的含冰殿出生，这是整个静安宫最阴凉的地方，曾经是太后和太妃夏季避暑的处所，如今，却成了刘凌冬日里最害怕的地方。他的母妃也是因为含冰殿太过阴寒，月子里又没得到什么照顾，最后害上了产后风，缠绵病床几年，最终血亏气竭而死。

静安宫不仅是后宫女子谈虎色变之地，就连得宠的宫人也是避之不及。得到老宦官命令要把三皇子“护送”回静安宫的这两个宫人，仅仅把刘凌丢在静安宫门口就走了，连脚都不愿意沾一下地，生怕染了晦气。

肩膀和胳膊被掐得生疼的刘凌，一落地就不甘地大吼了一声。这犹如幼兽一般的低吼，两个小宦官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面面相觑了片刻后，佯装镇定地离开了。可越走越快，还是泄露了他们心中的胆怯。

“虽然他还那么小，虽然他还那么孱弱……可血脉的传承，依然是这宫里最能震慑人的力量。”

* * *

静安宫外。

从小就乖巧的刘凌会发出这样的低吼，把一直守在门口等他回来的奶娘宋娘子吓

坏了，她三两步冲上前，一把将他抱在怀里。

宋娘子满脸关切地检查刘凌的身体，当发现他的丝袄破了一道口子，连里面的棉絮都冒了出来时，宋娘子的眼里已经开始噙泪：“他们居然敢对您动手，他们居然敢对您动手！衣服都破了！”

“不是他们撕的，这丝袄的料子太不结实了，一扯就自己开了……”刘凌不自在地扭动了几下，从宋娘子怀里挣脱，然后说道，“奶娘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啦！”

他虽然一直受到冷遇和无视，但毕竟还是皇子，宫中没有差的衣料，只不过给含冰殿的都是些陈帛罢了。陈帛容易褪色，也比新鲜料子脆弱，上好的丝帛倒比麻葛更不实用，动辄就破。

“奶娘，我还要去一趟前面……”刘凌望了望“仙人们”离开的方向，咬了咬唇说道。

“不要再胡闹了！天都快黑了，西宫要是落了锁，您冻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！”宋娘子毕竟是大人，刘凌不过是个五岁的孩子，哪里拉扯得过她，没一会儿就被拉回了含冰殿。

冰冷阴暗的含冰殿里，本应在殿中伺候刘凌的两个宦官正毫无仪态地趴睡在案上，看见宋娘子扯着“淘气”的刘凌回来，也不过是掀了掀眼皮。

含冰殿有一座主殿和一座配殿，由于主殿大，又没有陈设和炭盆，在恶劣的季节根本没办法保暖，所以，一到冬天刘凌和贴身照顾他的奶娘就不在主殿住了，而是搬到比主殿小上不少的配殿住。但在配殿住，就免不了要和袁贵妃安排来“照顾”他的两个宦官朝夕相处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由于刘凌白天受了惊吓，宋娘子怎么也不让他出去。她将早上吃剩的蒸饼在火盆上烤了烤，见没那么干硬了，又端了一碗在小炉子上热过的肉汤，递给刘凌就着饼吃。

填饱了肚子，眼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，完全没有“业余活动”的刘凌等人，只能选择在榻上睡觉来御寒。

小孩子都嗜睡，原本应该像以前一样，趁两个打呼噜的宦官没睡着之前抓紧时间睡觉的刘凌，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。

只要一闭眼，他眼前就会浮现仙人下凡的场面，以及那个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仙人瑶姬。脑海里，回忆起的全是太祖“遇仙”的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直到熟悉且有规律的鼾声传来，刘凌依旧没有睡着，他瞪大眼睛望着高高的宫梁，眼睛里闪烁着孩童才有的光芒。

躺在一旁的宋娘子准备给他掖被角，却发现他瞪大眼睛完全没有睡意，她惊得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白天惊着了？”

“奶娘，我白天在祭天坛看到了神仙。”小孩子还是藏不住话，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吐露了心事，“一共十二个神仙，从天上下来的……”

宋娘子一下子掩住了嘴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又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道：“殿下，您烧糊涂了？可是不烫啊！”

刘凌不管不顾地继续说道：“奶娘，你不知道，仙人们也有头领。这次下凡的神仙里，领头的是个叫瑶姬的女仙，长得十分漂亮，比我母亲还要漂亮，说话也很温柔。其他的仙人，就有点像妖怪。不过奶娘你也说过，有些神仙其实是妖怪修炼成的，我想那些大概就是妖仙。”

“别说了，殿下！宋妈妈知道您心里苦，您别吓我啊！”宋娘子怕吵醒那两个宦官，不敢大声说话，只能一把把刘凌揽在怀里，不停地拍打他的后背。

“你说，我去找那些神仙，他们会不会带我走？”刘凌有些天真地问正抱着自己的奶娘，满是期待地抬头看她。

黑暗中，刘凌看不到奶娘的神情，却感受到她的颤抖。然后，犹如爆发般的尖叫声从被子里传出：“您别说了！您哪里也不能去！快睡觉！”

……

宋娘子难得失态，让一直自言自语的刘凌终于闭上了嘴，看上去像是听从了宋娘子的“建议”。

一片漆黑中，刘凌看见窗外突然闪出耀眼的白光，那白光越升越高，越升越高，刹那后，犹如流星般散落。

刘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窗外，恨不得把窗纸捅个窟窿。可一想到将窗纸捅个窟窿后将面临怎样的寒冷，他只能颓然地闭上了眼。

四周又恢复了一片漆黑。这么强的光，竟没有引起一个人的注意，只有刘凌的眼底，还留着白光闪耀后的光点，像是五彩斑斓的鱼调皮地在他的眼前游来游去。

“他们回去了……”刘凌鼻中一酸，将头埋入了毡被里。

殿中是黑的，被子里也是黑的，可眼前的七彩游鱼像是会刺人似的，使他不停地